



新刊憲臺攷正少微通鑑全編卷之十一

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宛陵徐元太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天雄赫瀛

豫章陳瑄同校

晉世祖武皇帝紀

帝諱炎字安世河南大司馬懿之孫昭之子也仕魏襲封晉王未幾滅魏稱帝都洛陽在位二十五年而崩壽五十五塋峻陽陵按謚法剛強直理曰武

庚子太康元年正月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攻吳鎮戍所向皆克吳人於江積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方百

餘步縛草爲人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焚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庚申濬克西陵壬戌克荆門夷道二城杜預遣衙門周旨等帥騎八百汎舟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吳都督孫歆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乙丑杜預進攻江陵克之於是沅湘以南接于交廣州郡皆望風送上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杜預與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疆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

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群帥方略徑造建

業吳王使丞相張悌等帥衆三萬渡江逆戰大敗戍傷遇

也續七迹反水渚有石也雖朱推反鋒芒銳者筏房越反編竹爲之單筏也著陟略反置也融燉氣上出液流膏也

沅湘二水名

致堂胡氏曰古人一受賢者之知其自效甚於報爵祿

之寵以爵祿之寵易得而賢者之知難遇也張悌非吳

臣第一流觀其臨難致身死而合義不肯貪生失節以

負名賢知顧可謂烈士夫矣豈與姦邪偷合之流始則

屈意先生大人以發其迹依倚正道收拾才望以美其

譽既得所欲乃盡變前之爲反讎疾端人正士臣伏夷

狄不以爲耻其視張悌相去豈直蝓蟻轉之與蘇合哉
王濬至西陵杜預與之書曰足下旣摧其西藩便當徑取
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
事也濬大悅自武昌順流徑趣建業吳王遣游擊將軍張
象帥舟師萬人禦之象衆望旗而降濬兵甲滿江旌旗燭
天威勢甚盛吳人大懼分遣使者奉書於渾濬伯以請降
壬寅王濬舟師過三山王渾遣人要濬整過論事濬舉帆
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百
里鼓譟入于石頭吳主皓面縛與觀請軍門降振整也旅
治兵卑者在後尊者在前在前卑者在後石頭城名在金陵西北

致堂胡氏曰蜀之亡也有戶二十八萬甲士十萬吳
倍之以力而論皆足自守譬如人身四支尚強而心旣
蠱病無使形者則形將焉用矣嗚呼人之靈於萬物中
國之制御夷狄聖哲之折伏奸雄正道之破散邪說一
理也身無使形者即項羽重瞳子而首體五分有使形
者則孫臏無足祖珽無目而戰勝攻取以小揆大何往
不然故思保天下國家者常正其心使極于清明莫能
欺蔽則雖少康一旅足以祀夏配天劉秀騎牛足以興
復漢室何況中天下而立撫四海之衆孰得而窺覷之
苟爲不然靈者憤憤則棄賢保奸不恤百姓絕忠諫之

路長禍亂之階如劉禪孫皓雄據一方江山足憑兵甲
尚衆亦不免於面縛街壁爲臣虜也可不畏哉

右吳四主五十九年

歷年圖曰破膚堅以孤遠之兵決忠憤之志首犯賊鋒
深蹂洛川汛掃陵寢有足多者討逆策以童子提一旅
之衆揮馬箠以下江東耆儒宿將狼狽失據開地千里
真英才也文帝承父兄之烈師友忠賢以成前志赤壁
之役決策定慮以摧大敵非明而有勇能如是乎奄有
荆揚薄于南海傳祚累世宜矣候官景帝皆明惠敢決
有先世之風歸命驕愎殘虐深于桀紂求欲不亡得乎

四月詔賜孫皓爵歸命侯○五月引見歸命侯皓登殿
稽顙帝謂皓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
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
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
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
乃濟江以濬不待已至先受孫皓降意甚愧忿將攻濬何
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得解渾與濬爭功渾表濬違詔
不受節度誣以罪狀渾子濟尚常山公主宗黨強盛有司
奏請檻車徵濬帝弗許王濬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及黨
與所挫抑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

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
 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
 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聞者輒曰聖王之德群帥之力老
 夫何功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濬曰
 吾始懲鄧艾之事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賢
 中是吾福也時乃遷濬鎮軍大將軍編甲面反小也憤懣也
 ○杜預還襄陽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
 嚴戍守預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射不穿札
 力也言射無力也

○詔曰昔在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

天下為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
 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州
 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
 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
 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
 矣韜他刀反戢測立反皆藏也永寧晉惠帝年號也

宋濬斷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周人伐商之後雖曰
 歸馬放牛韜弓釁鼓然兵猶藏於農也柰何晉主平吳
 之後遂去州郡武備厥後及永寧以後盜賊群起州縣
 無備不能禽制馴致大亂蓋貽謀之不善也

○漢魏以來羗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愧殺害長史漸為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疆獷歷古為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聽疆暴橫也獷若犬之獷橫不可附也雜胡謂戎狄之在塞內諸郡者雜居不一

養心吳氏曰觀漢魏居戎於內郡便當知五胡之亂所由始觀郭欽之疏不行便當知五胡之亂所以不可制也

辛丑二年三月詔選孫皓宮人五千人入宮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挿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而右夕楊駿始用事交通請謁勢傾內外

壬寅三年帝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衙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後將軍王愷文明皇后之弟也散騎常侍石崇苞之子也二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愷以枳澳金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碎之

愷怒以為疾已之寶崇曰不足為恨今還卿乃令左右悉

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甚眾拾盈

澳於六反粘米糖即飴如意之為用執之所以供指麾今

三清殿道君所執其遺像也三國吳大帝時金陵人有掘

地得白玉如意長二尺六寸其所執屐皆刻螭蟬等形大

帝以問胡綜綜曰昔秦始皇東遊以金陵有玉氣埋寶物

以當之此即是也鐵如意

或云疑即搔痒之物乎

甲辰五年初陳群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

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

盛者為之使銓次等級以為九品有言行脩著則升之道

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之以補授百官行之浸久中正或

非其人奸蔽日滋劉毅上疏曰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

意榮等在手操人之士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公無考校

負私無告許之忌用心百態營求萬端庶讓之風滅爭訟

之俗成臣竊為聖朝耻之蓋中正之設於損政之道有八

高下逐強弱是非隨興衰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

門下品無勢族陛下賞善罰惡無不裁之以法獨置中正

委以一國之重曾無賞罰之防又禁人不得訴訟使之縱

橫任意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不獲上聞由此論

之職名中正寔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古今之失莫

大於此愚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敝法更立

一代之美制帝雖善其言而終不能攻也銓次考其才德而等第之謂

以敘通鑑卷之十一

○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生皇孫適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適年五歲牽帝裾入閤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由是竒之嘗對群臣稱適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適明慧故無廢立之心才人婦官名晉武帝采漢魏之制於三夫人之外置有才人秩比列侯之次

孝惠皇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太子在位十七年中毒而崩壽四十八葬太陽陵按謚法安民好與曰惠

庚戌永熙元年四月帝崩帝字量宏厚明達好謀容納直言未嘗失色於人太子即皇帝位詔錄以百官總已以聽楊駿為太傅

史臣曰武帝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承魏氏奢侈刻弊之後百姓思古之遺風乃厲以恭儉有司嘗奏御牛青絲紉斷詔以青麻代之平吳之後天下乂安遂怠於政術耽於遊宴寵愛后黨親貴當權舊臣不得專任犇章茶廢請謁行矣既而寢疾彌留揚后輒為詔以楊駿輔政中朝之亂實始于斯

辛亥元康元年賈后凶悍多權畧每欲干預政事而為太傅駿所抑遂構駿以謀反殺之廢太后徵汝南王亮及衛瑾秉政賈后復召楚王瑋使殺亮及瑾尋復殺瑋委張華以朝政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賈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華

賈模與華頴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闇主在上而朝野
安靜華等之功也頴魚

致堂胡氏曰惠帝昏庸孽婦專恣行道知之矣司馬亮
自諸侯王入冠台輔既有兵柄又錄尚書其廢東安王
繇裁湏一詔則建遣楚瑋就國代領其兵先事制人疾
雷不及掩耳遂廢賈氏如反手爾乃遷疑不果使姦人
徐畫計謀內交賈氏反為所制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其
亮之謂乎

丁巳七年九月以尚書右僕射王戎為司徒戎為三公
時浮沉無所匡救委事僚案輕山遊畋性復貪吝園田編

天下每自執牙籌畫夜會計常若不足家有子好李賣之恐
人得種鑽其核凡所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戎
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
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是時王衍為尚書
令樂廣為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之
人多慕效之衍與弟澄好品題人物舉世以為儀準衍神
精明秀少時山濤見之嗟嘆良久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
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樂廣性冲約清遠與物無
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
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王澄及阮咸咸從

子脩胡毋輔之謝鯤王丘畢卓皆以任放為達畢卓嘗為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日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而笑之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誕為美弛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習俗已成頠論亦不能救也

僚衆官也同地為衆同官為僚
三字寧馨音寧亨猶言恁地也約言以分別義理如破才
然任縱意也
放謂放誕也

致堂胡氏曰老莊之學見周末文勝人皆從事於儀物度數而不復有誠信為之主故欲掃除弊迹以趣乎本真而矯枉太過立言有失玄虛幽眇不切事情遂使末流遺略禮法忽棄實德浮游波蕩其為世害更甚為文之滅質也故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夫物有形者也有事有迹者也理則無形迹可窺而有大小長短輕重是非得失可揆者也無形迹可窺謂之有不可也有大小長短輕重是非得失可揆謂之無不可也何晏之論見於無遂以虛空為宗而遺夫形而下者裴頠之論見於有遂以形器為執而遺夫形而上者

皆不知理之言也誠知理也宜有則有烏能強之使無
宜無則無烏能強之使有形器森列不足為空虛之累
空虛廖廓未嘗為形器之拘雖無思無為而天下之故
未嘗不應也雖開物成務而寂然之易未嘗有擾也此
則聖人之正道也

九峯鄒氏曰王戎任情曠達身與七賢之列西晉頽風
實首弊階一旦貴登宰輔宜其丕變初心以正天下之
俗可也顧乃貪吝自私瑣屑會計鑽核一事曠古未聞
而戎忍為之是於流弊之中又益之以吝鄙忌刻之私
也以之用賢媚嫉以忌而違之使不通者有矣以之行

賞則刻印刑忍弗能與者有矣以之掌財賦則筭舟車
稅間架而胥及於入市之錢者有矣一吝忌之私天下
自莫當其病而况濟之以迂曠浮誕之行其有不敗天
下之事者乎

已未九年太子洗馬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
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水土
而西戎即敘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
弱則畏服疆則侵叛當其疆也以漢之高祖而困於白登
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
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

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疆暴為寇而兵革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戩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氏於秦川欲以弱寇疆國并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愛其隸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主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既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庶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怨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也論之事也

馬肥充則有噬齧况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逮耳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織芥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也朝廷不能用

史臣曰臣按昔人有言晉之亡大率中原半為夷居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羗也而居扶風符氏氐也而居臨涓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族日繁其居處飲食皆日趨於華惟其桀暴貪悍樂鬪喜亂之志態則無時而可變也是以劉淵一倡而并雍

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為戰爭之場者幾二百年嗚呼後之人思為國家遠慮者其尚為子孫計豫有以杜絕消彌之母謂彼既又處中國必無後患而輕忽之哉晉之事可鑒也已

○帝為人慙騃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時天下荒饑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豆市賈郭恣橫貨賂公行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二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讐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極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致堂胡氏曰觀世之治亂其道固多然上下清蕪則必與治同道之時也貨賂公行則必與亂同事之世也何也上下清蕪喻於義者用也貨賂公行喻於利者進也喻者曉解之言也隨所曉解而發於其心行所曉解而施於其政治亂之分豈不判然如涇渭之易見哉

○裴頠薦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愆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

此豈大丈夫之所為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况我寒裳而就之哉關內侯索靖知天

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秦始

鑄銅索駝在長安宮城西掖門外至魏明帝時自長安徙至洛陽宮門前晉成帝咸康初石虎又徙於鄴河南府城東開有漢所鑄銅駝一置在宮門南四會道頭夾路相對俗語云金馬門外拜群賢銅駝陌上集少年蓋言人物之也

庚申未康元年賈后毒殺太子趙王倫孫秀等起兵殺后

收張華裴頠等皆殺之石崇潘岳等皆遇害崇歎曰奴輩

利吾財爾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遂皆

族誅籍沒崇家

辛酉永寧元年趙王倫篡位黨與超階越次者不可勝紀

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齊王罔

等起兵討倫殺之乘輿反正貂蟬侍中中常侍冠也以貂尾為飾附蟬為文貂取其內

強勁而外溫潤蟬居高清繁飲露而不食此因物生義故以為冠飾漢輿服志惠文冠是一名武弁又曰武冠

壬戌太安元年齊王罔既得志頗驕奢擅權中外失望顧

榮張翰皆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膾歎曰

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為即引去菰彫胡也江南人呼為菱草蓴水葵也生水

葉似鳧葵菜莖可取三月至八月莖細如釵股名曰細蓴九月至十月漸粗在泥中名曰塊蓴以五味和煮為食鱸魚巨口細鱗松江之鱸聶而切之為膾

○河間王顥成都王穎等起兵討齊王罔殺之

致堂胡氏曰問以賢王之子糾率諸侯入討篡逆迎帝復位臣子之義得矣即當請帝下詔散遣外兵歸重成都留輔大政已為之副選建賢材更革弊事辭避榮寵居以謙降顛歆虜又之師何名而起哉倫秀甫誅臺省府衛尚爾空闕戰死之士未加收恤遽受九錫以宣景文武為比標示爭端於是盧志獻謀使成都委權而去以惡相稔猶且未悟方欲久專大政驕奢荒宴選舉不公任用嬖倖忠謀者遠直諫者誅仗義之功反成罪釁以數十萬衆為百餘人所禽遂使獻王絕國不祀良由生長富貴不知義理故也惜哉

甲子永興元年

漢高祖劉淵元熙元年○成太宗李雄建興元年○是歲僭國二大一小二

成都王穎為皇太弟○初太弟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為

冠軍將軍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善屬文彎弓三百

斤弱冠游京師名士莫不與交穎以聰為積弩將軍淵從

子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

無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

柰何歛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

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

呼韓邪之業此其時也乃相與謀推淵為大單于使其黨

呼延攸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及王浚東羸

公騰起兵淵說穎曰請為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也穎悅拜淵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遷都左國城胡晉歸之者愈衆淵謂群臣曰昔漢有天下久長恩結於民吾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即漢王位改元元熙尊漢安樂公為孝懷皇帝左右賢王匈奴官號也有左有右按左賢王以次當為單于也編排也編戶者謂列次民籍也呼延攸匈奴名復姓呼延氏本曰乎衍後入中國語轉衍為延耳左國城在遼東三萬衛北十里自北而東分為五國故名

○十月李雄即成都王位李雄字仲雋特之第三子也

○帝既還洛陽張方專制朝政太弟穎不得復預事

詔太弟穎以成都王還第更立豫章王熾為皇太弟

○十一月張方劫帝遷都長安

丙寅元熙元年漢元熙三年成晏平元年東海王越起兵討張方收成

都王穎殺之立成都王稚即皇帝位國號大成○十一月

帝食餅中毒崩太弟即皇帝位懷帝始遵舊制於東堂聽

政每至宴會輒與群臣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傳宣歎

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

孝懷皇帝諱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惠帝無嗣立為

皇太弟在位六年為漢將執歸殺之壽三十按謚法

慈仁短折曰懷

丁卯末嘉元年

漢元熙四年

以琅邪王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楊

州鎮建業睿以安東司馬王導為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

焉睿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導患

之會睿出觀楔導使睿乘輦具威儀導與名勝皆騎從紀

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于道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賀

循此士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

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循為吳國內使榮為

軍司加散騎常侍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議又以紀瞻為

軍祭酒卞壹為從事王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

淨為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

安東晉州名今屬直隸淮安府名譽議論

也楔胡計反祭名三月上巳是也

○十二月以王衍為司徒衍說太傅越曰朝廷危亂當賴

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都督族弟

敦為青州刺史語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

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為三窟矣

致堂胡氏曰為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法

度皆芻狗之陳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失

而不自知也何晏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出一

軌後世宗師釋氏者其弊又甚於清談焉其發源之差

則亦相類耳衍果忠於國者當東床幽廢之時申明大

義

義以救止之、而噤無一辭、及於三公所歷變亂亦多矣、又不聞匡正之策、方且陰營三窟、規脫禍敗、既不得免、尚且飾高情為遠論、欲欺石勒為勒、直言所折、遂無以對、死於排墻之下、當知墻之為實、而窟之為虛也、豈不深垂後世之戒哉、

戊辰二年

漢永鳳元年

三月詔封張軌為西平公

西平郡名今陝西行都指

司揮使

○漢王淵即皇帝位、以其子聰為大將軍、族子曜為龍驤

大將軍

驤音襄

己巳二年

漢河瑞元年

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上上開

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石勒寇鉅鹿、常山衆至十餘萬、以張賓為謀主、并州諸胡、羯多從之、

庚午四年

漢烈宗劉聰光興元年

七月漢主淵寢疾、以楚王聰為大

單于、淵卒、聰即帝位、

史臣曰、凡僭偽之國、及其國之臣子、不書其國號、所以絕奸雄之念、杜禍亂之原也、故史綱於舊史所書之國、號如漢、趙、秦、燕之類、一切削之、惟於初起之時、一書其

所稱之號其後率以名稱使後世倡亂干紀之徒知其
所為弗出於正今雖偽立其名僭為之號後世秉史筆
者亦不吾與也徒取滅絕門戶之禍貽笑後世遺臭無
窮庶幾禍亂少息乎

○京師饑困日甚大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使入援
京師而卒無至者

辛未五年

漢嘉平元年
成王衡元年

東海王越薨王衍等奉越喪還葬

東海石勒帥輕騎追之無一人得免者執太尉衍等坐之
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且自言少
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
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
君而誰遂殺之

○漢主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萬七千寇洛陽比
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始安王暉王彌
石勒皆引兵會之未至晏先至洛陽以外繼不至俘掠而
去帝具舟於洛水將東走晏盡焚之未幾彌及暉等繼至
晏乃先克宣陽門入帝出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兵追執

之

始安三國吳郡名劉淵
封從子暉今為桂林府

丘氏曰此中國帝王為夷狄所執之始嗚呼堂堂中國
帝王為天地人物之主乃為胡虜所執官以光祿大夫

少微通鑑卷之十一
封平阿公恬然受之而不知君死社稷之義其為中國之羞也甚矣書之于冊垂戒萬世

○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馬王導說琅邪王睿收其賢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刁協卞壺陳頤庾亮其卓周訪陶侃皆與焉掾官屬也言置掾屬一百六人頤俱倫反

○八月漢主聰遣始安王曜等攻長安克之以曜為車騎大將軍鎮長安○安定太守賈疋與馮翊太守索綝謀復晉室乃共帥眾向長安劉曜與疋等戰於黃丘曜眾大敗於是疋等兵勢大震迎秦王業入於雍城雍城鎮名今為鳳翔府屬陝西

道

○周顛奔琅邪王睿睿以顛為軍諮祭酒前騎都尉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亭游晏周顛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眾皆收淚謝之

致堂胡氏曰管仲相桓公也能舉青淄之民以匡天下之難王導佐中宗也不能挽吳江之水以洗中原之腥

以教通監卷之十一

是其時之非耶抑其人之非耶蓋志在於事之先事成於志之後仲有一匡之志故能攘夷狄尊周室導惟無中原之志故偏安江左坐視神州之陸沉也

○賈疋等圍長安數月漢中山王曜連戰皆敗驅掠士女

奔于平陽秦王業自雍入于長安○九月賈疋等奉秦王

業為皇太子建行臺於長安疋古文雅字

○南安赤亭羌姚弋仲東徙偷眉戎夏襁負從之者數萬

南安郡名今陝西鞏昌府是也赤亭今渭州武襄縣是也羌西方之夷也

○鎮東將軍顧榮前太子洗馬衛玠皆卒玠美風神善清

談常以為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

身不見喜怒之色

孝愍皇帝諱業字彥旗吳王晏之子武帝之孫也初封秦

王及懷帝遇害大臣立以為帝在位四年為漢將執

而弑之壽四十八按謚法在國遭憂曰愍

癸酉建興元年漢嘉平三年春正月漢王聰宴群臣於光極殿

使懷帝着青衣行酒庾珉王雋等不勝悲憤因號泣聰惡

之二月聰殺珉雋等故晉臣十餘人懷帝亦遇害四月懷

帝凶問至長安皇太子舉哀即皇帝位以麴允為左僕射

索綝為衛將軍軍國之事悉以委之○初中國士民避亂

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撫又政法不立士民往往復去

之唯慕容廆政事脩明愛重人物故士民多歸之廆舉其
英俊隨才授任廆五罪反

○初范陽祖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寢中
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虜以為
軍諮祭酒逖居京師糾合驍健言於虜曰晉室之亂非上
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
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
師使逖輩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
虜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
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

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范陽郡名今涿州司州曹

魏之州名晉之都也今為河南府屬河南道

乙亥三年漢建元元年詔進拓跋猗盧爵為代王右為元魏○陶侃

為廣州刺史侃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爾

丙子四年漢麟嘉元年八月漢大司馬曜逼長安九月曜攻陷

長安帝乘牛車肉袒啣璧輿襯出東門降曜焚襯受璧遷帝及公卿以下於其營辛丑送至平陽肉袒謂袒楊而露也啣璧在蓋以

其手縛於背不能執壁故啗之與共舉也
觀空棺也與棺從之者示其君將受死也

于寶曰晉之亡也樹立失權托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
且之政多也夫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
膠結則不遷昔之有天下所以能長久用此道也今晉
之興也創基立本固異於先代矣加以朝寡純德之人
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
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辨而賤名檢持身者以放濁
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
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
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仗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

內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
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由察庾純賈克之
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
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釁監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
官之邪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
勢如此雖以中庸之君守文之主治之猶懼致亂况惠
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羈以強臣愍帝
犇播之後徒守虛名天下之勢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
能復取之矣

歷年圖曰武帝既遷魏祚席卷全吳續禹舊服恃其治

安荒于酒色以開基之始不為遠圖崇尚浮華敗棄禮法惠帝昏愚不辨菽麥譬之萬金之寶委之中衢無人守之安得不為他人有乎禍生於閨闈成於宗室骨肉相殘胡羯氏羗鮮卑爭承其弊剖裂中原虜醢生民積骸成丘流血成淵幾三百年豈不哀哉

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王覲之子初為

安東將軍及愍帝遇害乃即位於建康在位十六年

壽四十六而崩葬建平陵按謚法始建國都曰元

丁丑建武元年

漢麟嘉二年○涼元公張寔稱建興五年

○舊太國一併成小國一新小國一凡三國借琅琊王即晉上位大赦改元始備百官立宗廟建社稷

是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不愒又官中朝諳練舊事賀循為世儒宗明習禮樂凡有擬議皆取決焉

致堂胡氏曰魏明帝青龍三年張掖郡谷口水涌寶石

負圖有石馬七及犧牛之象謹按自司馬懿啓封於晉

傳至愍帝適及七代此石馬之數也晉時又有牛繫馬

後之謠考之前史載元帝之父為小吏牛其姓與夏侯

妃通而生元帝不可証也然則元帝世系殆類曹操皆

迷其本姓姑以所承為正耳然曹操崛起既不自知則

同父姓曹可也元帝姓牛而冒續晉宗雖曰帝胄可崇

而偽姓之辱亦大矣然則東晉君臣何以安之而不革

也必也以胡羯交侵江左微弱若不憑依舊業安能繫
屬人心舍而創初難易絕矣此亦乘勢就事不得已而
為之者也然人之所以為人者有族類而已族類一紊
則理義之原已失他尚奚論哉瞽鯀無狀舜禹安得而
耻之元帝中興晉室垂祚百年談者美之然冒姓司馬
不若徐知誥歸姓李氏之為實也故曰五馬渡江一馬
化龍史何為記此曰此固冒姓之識也

○劉琨段匹磾相與歃血同盟期以翼戴晉室○十一月
征南軍司戴邈上疏以為喪亂以來庠序隳廢議者或謂
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此言似之而實不然今王業肇建萬

物權輿謂宜篤追崇儒以勵風化王從之始立大學○漢
主聰出畋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
曰此故長安天子也聚而觀之故老有垂泣者○十二月
聰饗群臣于光極殿使愍帝行酒洗爵已而更衣又使之
執盞晉臣多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辛賓起抱帝大哭聰
命引出斬之愍帝遂遇害於平陽

戊寅大興元年

漢主劉曜
光初元年

三月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衰

居廬既而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百官皆陪列帝命王導升
御床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
乃止○漢主聰卒太子粲即位為靳準所殺丞相曜即皇

帝位石勒進爵為趙王

丘氏曰嗚呼中華之主天所立也其休戚存亡與天地相為流通而劉聰以匈奴之孽乃敢執而困辱之非但得罪於中國得罪於世主而實得罪於天帝也天乃假手於靳準屠其族戮其屍禍及其父骨火延其宗廟嗚呼天所以報劉聰之辱二帝者亦略相當矣天道之昭昭如此後之人可不畏哉

已卯二年

漢改號趙光初二年○後趙高祖石勒元年○舊大國一咸涼小國二新大國一凡四僭國

漢主曜還都長安改國號曰趙以單于為祖○石勒始與曜絕自稱趙王後趙也

庚辰三年

後趙光初三年

祖逖鎮雍丘數遣兵邀擊後趙兵

後趙鎮戍歸逖者甚多境土漸蹙七月詔加逖鎮西將軍

逖在軍與將士同其苦約已務施勸農桑撫納新附雖踈

賤者皆結以恩禮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于晉逖練兵積

穀為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為逖脩祖父

墓置守塚二家因與逖書求通逖牙門童建殺蔡內史周

密降于後趙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

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深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逖者逖皆

不納禁諸將不使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雍丘縣名

今屬河南

開封府

○帝之始鎮江東也王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群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且宗族疆盛稍益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為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踈外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遂構嫌隙任從真性不肯假借推之分齊無復顧惜

辛巳四年趙光初四年後趙三年七月以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兖豫并幽冀六州諸軍事鎮合肥豫州刺史祖逖以戴淵吳士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剪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刁構隙將有

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九月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王敦久懷異志聞逖卒益無所憚十月以逖弟約為西平將軍豫州刺史領逖之眾合肥縣名

致堂胡氏曰祖士雅慷慨忠義有智略以行之豈惟晉臣亦自古難得之士也惜其未聞道也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知之而不失其正乎戴淵可與共事者同心協力以圖終功可也

不可與共事而朝廷無用我之意者歸納印符角巾東路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何往而不適哉又况王敦所以隱而未叛徒以豫州為虞士雅知內難將作尤當訓

明軍旅張皇義聲使奸人懾息不敢動如其事舉不妄
投軀豈不善哉道二而已儻以全身為賢則由前所陳
儻以許國為重則由後所論於義皆得若夫功之成否
皆天也又何必怏怏發病而喪其軀哉謂之不聞大道
不亦宜乎

十一月以慕容廆為都督幽平二州諸軍事封遼東公廆

立子皝為世子皝胡廣反

壬午永昌元年趙光初五年王敦將作亂謂謝鯤曰劉隗

奸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
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遂舉兵於武昌上疏

罪狀劉隗沈充亦起兵於吳興以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
罪狀刁協帝大怒詔曰王敦恠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
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
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與
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從
弟中領軍遽左衛將軍廆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
每旦詣臺待罪周顛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
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飲
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
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

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
首曰賊臣逆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
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耶庾羊吏反伯
仁周顛字也

茂弘正
導字也

○三月以導為前鋒大都督加戴淵驃騎將軍詔曰導以
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以周顛為尚書左僕

射王邃為右僕射安東時節假之懷帝時嘗以
邃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

○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帝命刁協劉隗
戴淵帥眾攻石頭協隗俱敗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
以敦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呂猗說敦周顛

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眾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
然之從容問導導不答收顛及淵殺之王導後料檢中書
故事乃見顛救已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
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敦竟不朝天子而還武昌
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相岳牧皆出
其門

朱氏黼曰王敦之反王導不能無罪也晉靈公欲殺趙
盾趙盾有出奔其弟趙穿遂弒靈公于桃園春秋書曰趙
盾弒其君夷臯客有毀郭解者解之客弒之公孫弘曰
解雖不知其罪甚於解殺之遂族解二事雖不同原心

少微通鑑卷之十一
晉元帝紀
定罪推其所自來者解固有難辭其責者導既當國敦其從父兄也以王氏失職致與兵犯順導不能防之於始又不能止之於今雖欲辭其責可乎賊既東下始闔門待罪石頭失守位爵如昨至行胸臆報恩怨不免假手于賊自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一語推之導雖有格天之烈蓋世之功欲免趙盾郭解之誅終不能也

九峯鄒氏曰事君以忠交友以信君子之大節也王敦之反導本無預及導闔門待罪而顓入申救且不自有其功君臣朋友之義兩得之矣然其所以以恩成讎而見殺於導者顓則自取之焉方顓將入而導呼之嫌疑之際顓不應之可也既得俞旨而出導猶在門顓當迎慰之曰君無叛意天子固自知之矣無他慮也第以君之兄弟同有翼戴之功今皆失寵兄以怨望而為叛逆之舉君居於內能自安乎為今之計莫若親具簡書備陳利害遣親信宗人面諭力諫冀其改叛而為忠焉幸而從之厥功大矣借或不從庶亦得以盡吾之心抑無負於朝廷也向使顓能以是勸之導能遵是行之則顓於事君之忠交友之信吾何疵哉夫何出入之際悻悻自得平賊取印之誇何妄也曾不知小人忌刻之私無

所不至况其彷徨畏死之際顧可以誇言激之乎卒使積忿致讎假殺於賊敦之手導之惡不足言矣顓之自取亦豈可哉由其沈湎糟粕恣發狂言而不自知耳祖逖既卒後趙屢寇河南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留梁鄭之間復騷然矣○十一月帝憂憤成疾崩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太子即皇帝位

永嘉陳氏曰自古爭天下者常易收天下者常難唐人
有言神堯以一旅取天下而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
嗟夫是亦其勢然也夫以匹夫而爭天下與失天下而
收之者其勢甚不相若也凡人之情輕於用人之所
重於用已之所愛輕則勇重則怯此爭天下與收天下
之所以異也昔漢高帝資三尺之劍五載而成帝業何
其銳也蓋高帝崛起豐沛之餘無寸土之階兵秦兵也
粟秦粟也城邑秦之城邑也驅非已之民食非已之粟
而收非已之城邑故得以肆意而為之降數十郡而喪
之不恨也捐數千里以授三將不惜也睢水之圍滎陽
之脫濱於死而不衰也以匹夫而爭天下其幸而集則
帝王不幸而不集吾如彼何哉高帝亦不得不勇為之
矣晉元之南渡也撫江都之勝兼吳會之饒亦足以奮

矣而沒齒不能歸侵疆之咫尺者非他也其心愛夫一隅之可以自託惴惴然惟恐其用之而併失之也故曰是亦其勢然也三代之後中興之功莫易於光武豈光武獨能也哉蓋其勢亦高帝之勢而光武亦以高帝之道用之也

肅宗明皇帝諱紹字道畿元帝長子在位三年壽二十七

崩葬平武陵按謚法譖愬不行曰明

甲申太寧元年

趙光初七年後趙六年

五月王敦疾甚矯詔拜王應

為武衛將軍以自副以王含為驃騎大將軍錢鳳謂敦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

能為且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莫若釋兵散衆歸身朝廷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俟敦死即作亂應敦

子也敦無子以應為嗣

○司徒導聞敦疾篤率子弟為敦發哀衆以為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尚書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不能自將以王含為元帥以誅姦臣溫嶠等為名水陸五萬奄至江寧南岸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夜募壯上遣將軍段秀等帥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

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敦聞舍敗大怒曰我兄老

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卧

敦尋卒敦黨悉平有司發王敦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斬

之江寧縣名越城在應天府東臨越王所立范蠡佐越滅

吳欲圖霸中國立城於金陵以張威勢今存遺址人呼

為越臺也瘞放計反

幽埋也跽於計反

乙酉三年趙光初八年五月以陶侃為征西大將軍都督

荆湘雍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

敏恭勤終日歛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閑常

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但

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嘗造舡其

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人或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

初晴廳事前餘雪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

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養心吳氏曰晉俗之弊在於清談廢事而侃能勤事如

此可謂砥柱中流不為習俗所移賢於王導謝安遠矣

七月帝崩帝明敏有幾斷故能以弱制強誅翦逆臣克復

大業太子即皇帝位生五年矣太后臨朝稱制以司徒導

錄尚書事與中書令庾亮尚書令卞壺參輔朝政然事之

大要皆決於亮

顯宗成皇帝諱衍字世根明帝長子在位十七年壽二十

二而崩葬興平陵按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丁亥咸和二年趙光初十年十月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

為禍亂欲下詔徵之訪於司徒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

不若且包容之卞壺温嶠累書止亮舉朝以為不可亮皆

不聽於是下優詔徵峻為大司農峻遂不應命峻知祖約

怨朝廷乃遣使推崇約請共討庾亮約大喜以兵會峻

戊子三年趙光初十一年蘇峻帥眾二萬人濟自橫江二

月庚戌峻至蔣陵覆舟山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

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

擒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陽來迷失道夜行無復部分亮

乃悔之峻攻青溪柵卞壺帥諸軍拒擊不能禁峻因風縱

火燒臺省及諸營寺署庾亮帥眾于宜陽門內未及成列

士眾皆棄甲走亮奔潯陽峻兵入臺城稱詔大赦惟庾亮

兄弟不在原例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已之右祖

約為侍中太尉尚書令峻自為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將陵即金

陵也覆舟山在應天府宋武帝改名真武山是也小丹陽路在應天府治南清溪在應天府治東宜陽門金陵東南

門也潯陽縣名今為德化縣

尹氏曰蘇峻狼子野心庾亮既不能思所以處之而乃

遽頒詔命自速其反方其下詔之初舉朝以為不可亮

乃悞諫自用其失一也温嶠欲帥眾入衛三吳欲起兵

赴難亮皆拒之其失二也孔坦請斷阜陵守當塗諸口而亮不從其失三也陶回請伏兵小丹陽南道亮又不許其失四也由是而觀召釁稔禍誰其尸之至於國破君危宗社不守亮不能於此灰身以謝天下方且奉頭鼠竄草間求活向非溫嶠諸賢戮力討賊則晉氏必不血食亮雖萬死猶為無補誤國如此尚可不加誅責乎四月庾亮溫嶠將起兵討峻遣督護下愆期詣荊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侃即戎服登舟晝夜而進溫嶠有衆七千灑泣登舟邾鑿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胡寇人無固志得詔書即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將爭奮嶠等同趣建康

戎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遠近○蘇峻聞四方兵起乙未逼遷帝於石頭侃督水軍向石頭庾亮溫嶠趙胤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挑戰峻將八千人逆戰馬躓侃部將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峻墜馬斬首鬻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餘衆大潰峻司馬任護等共立峻弟逸為主閉城自守趙胤遣將擊祖約于歷陽約奔後趙白石即白石壘也躓陟利反顛仆也鬻力充反碎也

○後趙中山公虎擊趙趙主曜大破之曜濟自大陽園石

生於金墉襄國大震

大陽津名金墉城名襄國縣名今直隸順德府之邢臺縣是也

十一月後趙王勒自將救洛陽大破趙兵斬首五萬餘級

遂殺曜

司馬溫公曰劉淵以匈奴遺種乘晉室之衰奄有河汾天下盜起之衆輻輳而歸之石勒王彌皆北面為臣聰承其故業遂陷兩都執辱二帝矜夸驕縱殘暴無親幸以病終墳草未生家為屠肆矣曜以踈族屢建大功專制關中遭靳準之亂興師討賊遂承漢業及揚戈隴阪則陳安授首耀甲西河則張茂稱藩亦戎狄之雄俊也然始與靳氏約降則非義終滅其家則非信使石勒因而自絕則非智乃知二三其德而能成功者鮮矣及乘高堠之捷以圍金墉一戰而跌生為禽虜雖其輕易以

取禍亦不幸而天亡

己丑四年

趙光初十二後趙太和二年○是歲趙亡大一小二凡三僭國

正月趙太子熙

帥百官奔上邽關中大亂將軍蔣英辛怨據長安遣使降

于後趙

上邽縣名今陝西鞏昌府

二月諸軍攻石頭西軍獲蘇逸斬之○群臣見帝頓首號

泣請罪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

如是導有慚色○是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為宮溫嶠欲

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決司徒導曰

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

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為墟矣

且北寇遊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虛望實懼
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群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三吳

吳蘇州也中吳閩州也西吳湖州也豪謂豪傑也

庚寅五年趙建平元年二月後趙群臣請後趙王勒即皇帝位

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

壬辰七年趙建平三年正月趙王勒大享群臣謂徐光曰朕可

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後世無可

比者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

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

手大丈夫行事宜礮礮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

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群臣皆頓首

稱萬歲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

今得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

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

有此耳礮礮落與磊通磊落魁礮貌

致堂胡氏曰石世龍謂人豈不自知信矣而未知知人

之不易也光武之於漢高猶武王之於文王也勒謂遇

漢高即與韓彭比肩遇光武則當並驅中原是以光武

為韓彭之流豈知光武者哉

癸巳八年趙建平四年五月遼東慕容廆卒世子皝以北平將

軍行平州刺史平州北燕之州名今直隸永平府是也○七月趙主勒卒太

子弘即位

甲午九年趙王石弘元年成王雄卒太子班即位其弟期謀作

亂因班夜哭弒之期即皇帝位期後為漢王壽所弒壽即位改國號漢

○加庾亮征西將軍假節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

鎮武昌亮辟殷浩為記室參軍浩與豫章太守褚裒丹陽

丞杜乂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為風

流所宗桓彝嘗謂裒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

而內有褒貶也謝安曰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已備矣謂

道德經易謂周易季野褚裒字臧善也否不善也

○十一月趙丞相虎廢趙王弘為海陽王自稱居攝趙天

王

○王導辟太原王濛為掾王述為中兵屬述性沉靜每坐

客辨論蜂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末知名人謂之

癡導以門地辟之既見唯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

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曾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

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九月趙

王虎遷都于鄴

戊戌咸康四年趙太祖石虎建武四年○成改號漢中宗李壽漢興元年○代高祖什翼犍建國元

年○舊大國一漢涼小國五月以司徒導為太傅都督中

二新小國一凡四僭國

外諸軍事郗鑒為太尉庾亮為司空是時亮雖居外鎮而
遙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強兵趨勢者多歸之導內不
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

元規庾亮字也

九峯鄒氏曰王導身任宰衡為國倚重方且宏其襟度
用人惟已庶幾賢知奮庸翊成中興之治也彼庾亮者
以元舅之尊與導同受顧命矧握重兵于邊遙執朝權
亦勢之所必至者也為王導者度其所執者是則當虛
已聽從共勵成治所執者非小則面相可否大則公付
廷議關白于上以折拒之使或專擅違抗然後聲義譴
責何有不服顧乃內懷不平自生媚嫉舉扇蔽塵一何

禍隘之甚耶宜伯仁之不能免也即此而觀則知其身
踈之時史稱其能任真推分而澹如也亦安知其非矯
情也哉

○代王翳槐卒弟什翼捷即代王位雄勇有智略國人附
之於是東自滅貊西及落那南距陰山北盡沙漠率皆歸
服有衆數十萬人

歲貊注見前落那未詳陰山在鞬鞞國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產禽獸漢時

冒頓單于依阻其中始作弓矢漢武帝奪其地匈奴入寇無所隱蔽過此未嘗不哭也沙漠匈奴南界也今突厥中

○慕容皝即燕王位

已亥五年趙建武五年七月王導薨導簡素寡欲善因事就功

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帛

壬寅八年趙建武八年五月帝不豫帝二子皆在緇祿度冰詭

帝以國有強敵宜立長君請以同母弟琅邪王岳為嗣帝

許之

○六月帝崩琅邪即皇帝位

康皇帝諱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初封琅邪王及成帝

崩大臣迎岳立之在位二年壽二十二崩葬崇平陵

按謚法溫柔好樂曰康

癸卯建元元年趙建武五年初庾翼薦桓温於成帝曰温有英

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面之

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勲時杜乂殷浩才名冠世翼獨弗之

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

浩累辭徵辟屏居墓所幾將十年時人擬之管葛江夏相

謝尚長山令王濛常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常相與省

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返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

翼請浩為司馬浩不應翼遺浩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真雖

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浩猶不

起長山今為金華縣深源殷浩字也

甲辰二年趙建武十年○漢九月帝崩太子即位時方二

歲

歲太后褚氏臨朝稱制何充加侍中錄尚書事

孝宗穆皇帝諱礪字彭祖康帝太子在位十七年壽十九

崩葬永平陵按謚法布德執義曰穆

乙巳永和元年

趙建武十一年○燕王慕容皝十二年○舊大國一漢涼代小國三新小國一凡五

借以會稽王昱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以徐州刺史桓

溫為安西將軍荊州刺史

丙午二年

趙建武十二年○漢嘉寧元年

以殷浩為揚州刺史浩固辭會

稽王昱遺浩書曰足下去就即時之廢興若深存挹退苟

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去矣浩乃就職

致堂胡氏曰虛偽之人惡人知其情今深源累辭徵辟

以養聲譽謝尚王濛褚裒司馬昱皆不能鈎深燭隱

崇獎之不知深源世味實重矯迹遠引以退為進者也

惟庾翼知之辟為軍司而遺之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真

實長華競君子遇會寧可如此深中浩之匿矣浩是以

不出庾翼何充既卒浩名愈重於是褚裒辟之其官愈

高而無譏刺之者司馬昱勸諭之言又加尊焉浩於是

于于然而來矣或曰士而無名孰知其賢才既賢且才

名自不掩今懲畫餅之故選舉不以名則素無名譽者

是也又將誰取曰取人非道四岳薦舜堯曰予聞非

聞其名乎伊尹耕莘野湯往聘之非聞其名乎諸葛亮

人效通鑑卷之二十一 晉書 四十一 朝比

少微通鑑卷之十一 晉穆帝紀 四十一
在草廬中劉玄德躬自枉駕非聞其名乎人而未用雖
大聖智無事效可指非以名而取以言而取以薦舉而
取天下之賢材終不可得而致矣其要在於考實驗功
而已矣不能考實驗功則為虛名所誤空言所眩然則
其失在我不在人也

○五月西平公張駿薨世子重華自稱涼州牧西平公假
涼王○安西將軍桓溫伐漢拜表即行表而不及聞詔命

而輒行也

丁未三年趙建武十三年○是歲漢二月溫自將步卒直

指成都漢主勢悉衆出戰溫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

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鬪志勢送降文於溫尋與觀面縛

軍門溫解縛焚視送勢及宗室十餘人於建康舉賢旌善

蜀人悅之

戊申四年趙建武十四年四月朝廷論平蜀之功乃加溫征西大

將軍封臨賀郡公溫既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

昱以揚州刺史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為心膂與參

綜朝權欲以抗溫由是與溫浸相疑貳臨賀縣名今為廣西平樂府參綜謂

參錯綜核也

○十一月燕王皝卒世子雋即位

己酉五年趙太寧元年正月趙王虎即皇帝位既而病卒太子

世即位彭城王遵廢世為譙王尋殺之遵即位以武興公

閔為都督中外諸軍事閔言於遵曰蒲洪人傑也今以洪

鎮關中臣恐秦雍之地非復國家之有遵從之罷洪都督

洪怒歸初頭遣使來降武興郡名今陝西漢中府秦雍二州名秦州今鞏昌府雍州今西安

府俱屬陝西道初分房及曹操於淇水江下大枋水以城隰遏其水東入白溝以通漕運因號其處曰枋頭

○六月桓溫聞趙亂出屯安陸遣諸將經營北方趙揚州

刺史王浹舉壽春降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即日

戒嚴直指泗口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

野皆以為中原指期可復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斌誠為大

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衆

時濟群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為也自餘則莫

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

疲民以逞既而材略踈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

安得不憂及朝廷乎魯郡民五百餘家相與起兵附晉求

援於褚裒裒遣步將王龕李邁將銳卒三千迎之趙李農

帥騎二萬與龕等戰於代陂龕等大敗皆沒於趙八月裒

退屯廣陵詔命裒還鎮京口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

口渡河來歸會裒已還威勢不接不能自拔死亡略盡

○十一月趙武興公閔執趙王遵殺之○秦雍流民相率

西歸路由枋頭共推蒲洪為王衆十萬餘洪子健在鄴斬

關出奔枋頭洪符堅之祖

庚戌六年趙主石祗未寧元年魏主主閔未興元年○舊大國一凉代燕小國三新大國一凡五僭國

正月趙大將軍閔即皇帝位改國號魏復姓丹氏八年為燕所滅

○姚弋仲蒲洪各有據關右之志弋仲遣其子襄帥眾五

萬擊洪洪迎擊破之洪自稱大都督三秦王改姓符氏其家

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為氏焉又隴右大雨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因名曰洪後以識文有草付應王又以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符

○三月洪卒世子健代領其眾○十一月符健入長安以

民心思晉乃遣使詣建康獻捷并脩好於桓温於是秦雍

夷夏皆附之

辛亥七年趙永寧一魏永興二秦主符健皇始元年○是歲趙亡舊大國一凉代燕小國三新大國一凡

五僭正月符健即天王位國號大秦凡趙之苛政不便於

民者皆除之○初桓温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略中原

事久不報温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已甚忿之然素知浩之

為人亦不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

之跡羈縻而已八州士眾資調殆不為國家用屢求北代

詔書不聽十二月温拜表輒行帥眾四五萬順流而下軍

于武昌朝廷大懼司馬高松言於會稽王昱曰王宜致書

諭以禍福自當返旆如其不爾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

矣乃於坐為昱草書温即上疏惶恐謝罪回軍還鎮駱頭

矣乃於坐為昱草書温即上疏惶恐謝罪回軍還鎮駱頭

受羈縻也言人被牽制如馬牛之

壬子八年

魏永興三年○秦皇始二年○燕主慕容儁正元璽元年○是歲魏亡大二小二凡四僭國

月秦王健即皇帝位○殷浩上疏請出師許洛詔許之浩

之北伐也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既而無功復謀再舉羲

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

功非所當作不聽許洛二州名許州今開封府洛州今河南府

○四月燕滅魏○十一月燕王雋即皇帝位徙都鄴○姚

弋仲卒子襄帥眾來歸襄博學善談論江東人士皆重之

史臣曰弋仲羗也其卒不書死何弋仲雖夷而有向華

之心其戒子之言曰晉室大亂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

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竭臣節無為不義之

事嗚呼弋仲親見劉石之稱皇帝而言無戎狄作天子

其心蓋亦知其黨類僭竊之罪柰何中國之人反助夷

以侵華甚者又稱獎而進之其視弋仲豈但天淵哉

癸丑九年

秦皇始三年姚襄屯歷陽殷浩惡其強盛屢遣

刺客刺之十月浩北伐以襄為前驅襄反攻浩於山桑浩

大敗

甲寅十年

秦皇始四年○燕元璽三年正月張祚自稱涼王

楊州刺史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糧械都盡桓温因朝

野之怨上疏數浩之罪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為庶人

人收通鑑卷之二十一 晉書卷之二十一 四十五 明也

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溫矣○桓溫統步騎四萬伐秦進至霸上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

○北海王猛少好學倜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桓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霸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

猛軍謀祭酒

華陰縣名今屬陝西西安府三秦謂廢立權陽高奴三縣是也霸水在陝西西安府城東

○初溫指秦麥以為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溫軍乏食六月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秦兵追擊之溫軍屢敗

乙卯十一年

秦王符生壽光元年燕元璽四年○涼去年號

六月秦王健卒太子

生即位

丙辰十二年

秦壽光二年燕元璽五年

桓溫自江陵北伐與寮屬登平

乘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

不得不任其責

神州陸沉謂中原淪沉也猶王道陵夷之義

○八月溫至伊水姚襄徹圍拒之溫結陳而前親披甲督戰襄眾大敗死者數千人襄帥麾下數千騎奔于洛陽北

山周成帥衆出降温屯故太極殿前既而徙屯金墉城謂諸陵有毀壞者脩復之以二千人戍洛陽樹山陵執周成以歸姚襄奔平陽襄後欲圖關中帥衆伐秦兵攻為秦所殺弟養帥其衆降秦

○十月燕大司馬恪圍段龕於廣固十一月龕面縛出降

恪撫安新民悉定齊地廣固城名在山東青州府益都縣西四里堯山之陽晉末嘉時前趙於此築城有大澗甚廣因之為固故名慕容超所都之處後為劉裕所夷也

丁巳升平元年齊王符堅未興元年燕光壽元年秦王生飲酒無晝夜乘

醉多所殺戮群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東海王堅素有時

譽與薛讚權翼善讚翼密說堅曰主上猜忌暴虐中外離

心方今宜主奉祀者非殿下而誰願早為計勿使他姓得

之堅以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里舍有王猛者其人謀

略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

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也

養心吳氏曰孔明三代之遺才王猛豈其儔匹哉若論

劉玄德之信任則堅實無愧之矣

張氏曰內夏而外夷君子立志之始也王猛少好學為

諸夏人桓温入朝嘗披褐迎見温知所敬之矣後以呂

婆樓薦于秦王符堅堅狄人也得猛大悅乃委心任之

時君臣相信蓋忘其狄也盡忠奮武幾盡有中原之地

及猛有疾堅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

承通鑑卷之二十一

四十一

江

承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羗我之讎敵宜漸除之猛言如此前輩多稱之猛誠將才古今亦難得者也謂晉正朔勿圖其實良見也但其立志之始差之耳使猛見桓温之時出而共事移其所以事秦者事晉則晉一統之業可成而猛不失為中興名臣焉惜乎無此也丘氏謂猛事夷非得已也噫吾未見非得已何也

梁平老等謂堅曰主上失德上下嗷嗷人懷異志燕晉二方伺隙而動恐禍發之日家國俱亡此殿下之事也宜早圖之堅然之堅與呂婆樓帥麾下三百人鼓譟而進宿衛將上皆舍仗歸堅生猶醉寐堅兵引生置別室廢為越王

尋殺之堅乃去皇帝號稱大秦天王○十一月秦王堅行至尚書以文素不治免左丞相程卓官以王猛代之堅舉異才脩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

戊午二年秦永興二年燕光壽一年九月秦大旱堅減膳徹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旱不為

灾王猛日親幸用事

庚申四年

秦苻露二年燕幽帝慕容暕建熙元年

正月燕王疾篤召大司馬

太原王恪受遺詔輔政而卒太子暕即位○朝廷初聞燕王雋卒皆以為中原可圖桓温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

○謝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稽會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為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年四十餘桓溫請為司馬安乃赴召溫大喜深禮重之

辛酉五年

秦甘露三年燕建熙二年是歲涼奉升平之號

五月帝崩無嗣琅邪

王丕即皇帝位○范甯好儒學性質直常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為貶之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沉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縉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為後世戒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

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眾之罪大也○十二月秦王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託不行當是之時內外之官率皆稱職田疇修闢倉庫充實盜賊屏息

哀皇帝諱丕字千齡成帝長子也初封琅邪王及穆帝崩無嗣大臣迎丕立之在位四年壽二十五崩葬安平

陵按謚法瓘孤短折曰哀

壬戌陰和元

秦甘露四年燕建熙一年

五月桓溫上疏請遷都洛陽

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朝廷長

温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
諫散騎常侍孫綽上疏曰昔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
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今自喪此已六十餘年
河洛之流西夏蕭條上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
長孫亡者立隴成行雖北風之心感其素心目前之憂實
為交州枳枳江外數十年矣一明頓欲拔之驅蹙於荒
之地以墊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田宅不可復售
舟早無從而何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國家之所宜深
慮也于述口誦欲以虛聲威朝廷耳非實事也但從之自
無所至事果不行温又議移洛陽鍾虞述曰永嘉不競所

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

不應先事鍾虞温乃止

虞音巨與緘通周禮梓人為荀虞厚唇奔口出目短耳大胃耀後大

體短脰若是者謂之羸傷其聲大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為鍾虞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虞鳴注樂器所縣橫曰

荀植曰虞競強也懷帝永嘉五年為劉聰所獲故云永嘉不競也

癸亥興寧二年

秦并燕建熙四年

五月加桓温侍中大司馬都

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温以王坦之為長史坦之述之于
也又以郗超為參軍王珣為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府
中為之語曰鬻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與謝
玄皆為温掾温俱重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
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玄弈之子也

珣音荀掾以絹反

甲子二年

秦甘露六年燕建興五年春正月以揚州刺史涼西平郡公張天錫二年

王述為尚書令王述每授職不為虛讓其所辭必于所不受及為尚書令于坦之白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致堂胡氏曰讓謙德也自大聖人皆行之非以示美觀也在已則以抑亢滿於人則以推賢材於國則以勸風俗也舜命伯禹作百揆禹讓于伯益臯陶而不讓于夔折伯俞非惟見己不敢偃然當司空之任又以見伯益臯陶二人可以居輔相之職也禹宅百揆而讓於是九

官皆讓虞典載之後世法焉所謂抑亢滿推賢材勸風俗一舉而三善生焉豈偽為哉自小人觀之見九官之讓皆不得請卒居其官則以讓為虛文是亦不知三善之益也王懷祖不事外飾固賢於匿情求名者苟稽古賢之義不若讓之為懿也讓而不從必舉所知以報國則庶乎濟濟之風矣仲尼以禮讓為國為美詩人以受爵不讓為刺然則坦之所見乃賢於述也

乙丑三年帝崩琅邪王奕即皇帝位○三月燕太宰恪吳

王璽共攻洛陽克之引兵畧河南諸城盡下之

帝奕諱奕字延齡哀帝同母弟也初封琅邪王及哀帝無

子大臣迎奕立之在位六年桓温廢為海西公以太元十一年薨于吳時年四十五按謚法被廢之君不書塋

丁卯太和二年秦建元三年燕太原王恪疾病瞞親視之

問以後事恪曰吳王文武兼資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以大

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言終而卒秦王堅

聞恪卒陰有圖燕之計窺私視也窬門邊實也

已巳四年秦建元五年四月大司馬桓温帥步騎五萬伐

燕時恪已死諸將不能抗燕王暕乃求救于秦王猛密言

於堅曰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温敵也若温舉山東進軍洛

邑救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崤澠則陛下大事去矣

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桓温温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

弊而取之亦不善乎堅從之遣洛州刺史鄧羗帥步騎二

萬以救燕温數戰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乃焚舟

棄輜重鎧仗自陸道犇還吳王垂自帥八千騎追之及温

於襄邑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將苟池邀擊温於譙又破

之死者復以萬計温收散卒屯於山陽温深耻喪敗乃歸

罪於袁真奏免真為庶人鎧甲也仗刀戟總名襄邑縣名譙縣名山陽注前

○燕吳王垂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忌之垂與子弟姪俱

犇秦初秦王堅聞太宰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

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然後還卿本鄉世封幽州不亦美乎。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柰何殺之。乃以垂為冠軍將軍。○秦王堅遣王猛梁成鄧羗帥步騎三萬伐燕。十二月進攻洛陽。○大司馬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既頻加之疫厲死者什四五百。百姓嗟怨。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大司馬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閔君門戶

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班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

致堂胡氏曰桓溫愚人也。以一身欲禁四海九州千萬人之口而懾其心。此桀紂幽厲行剖心斫脛之政所不能禁也。而溫顧行之。子房佐漢亦嘗敗孔明興蜀亦嘗敗魏武用兵彷彿孫吳亦嘗敗也。敗豈足耻。顧所以敗者何如耳。溫一敗而深耻。蓋本非善戰者。故以為歎也。使孫盛不作晉春秋人有不知者乎。既已形之簡牘尚且止使不行。是欲蓋而彰矣。至于今七百餘年枋頭之

人改通鑑卷之十一

五十一

宋

敗春秋所書溫脇盛子之言並傳而不泯溫號為英槩而
知不及此豈非愚乎雖然盛亦未為得也仲尼以大
聖人筆削魯史猶深其文詞不苟以示人其慎重如此
盛之書未必當也而流行四布溫得見之豈全身衛道
之策哉

庚午五年

秦建元六年燕建熙十一年

正月燕荆州刺

史武威王築以洛陽降秦六月秦王堅復遣王猛督鎮南
將軍楊安等將步騎六萬以伐燕八月燕王暉命大傅上
庸王評將中外精兵二十萬以拒秦猛克壺關所過郡縣
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黃門侍郎封孚問司徒長史申胤

曰事將何如胤歎曰鄴必亡矣吾屬今茲將為秦虜然越
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
復建不過一紀耳九月秦王猛進兵潞州太傅評以猛懸
軍深入欲以持久制之猛陳於涓源而誓之衆皆踊躍破
釜棄糧大呼競進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
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評單騎走還鄴秦兵長驅而東丁
卯圍鄴十一月秦王堅自帥精銳十萬赴鄴燕散騎侍郎
餘蔚夜開鄴北門納秦兵燕主暉與上庸王評等奔龍城
秦王堅使遊擊將軍郭慶追及於高陽執以詣秦王堅堅
哀而釋之令還官帥文武出降諸州牧守及六夷渠帥盡

降於秦上庸秦之縣名今湖廣襄陽府壺關縣名今山西

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此年歲

在星紀星紀其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

帝之象也其所之國不可伐吳歲星東方木星精蒼

有道之國也德星即歲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也渭源元魏

之縣名今陝西臨洮府高陽漢之縣名今直隸保定府

○十二月秦王堅遷慕容暉及王公百官并鮮卑四萬餘

戶于長安燕故太史黃泓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子恨

吾老不及見耳汲郡趙狄曰天道在燕而秦滅之不及十

五年必復為燕有汲郡晉之郡名今河南衛輝府

太宗簡文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初封會稽王及桓

溫廢帝奕乃迎昱而立之在位二年壽五十三崩葬

高平陵按謚法平易不訾曰簡慈惠愛民曰文

辛未咸安元年秦建元七年正月秦王堅徙關東豪傑及雜夷

十五萬戶於關中處烏桓於馮翊北地丁零翟斌於新安

澠池烏桓其先東胡種也漢初匈奴冒頓破東胡其餘衆退保烏桓山因以為國號焉其俗無常居男女悉髡

頭為輕便馮翊三國魏郡名北地漢郡名丁零即先零北狄種名其國在康居北去匈奴庭接習水七千里新安澠池俱屬河南府澠音免

○十月大司馬溫恃其材略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

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溫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既克壽春謂叅軍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耻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

温宿中夜謂温曰明公當天天下重任今以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勲不足以鎮愜民望温曰然則柰何超曰明公不為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大威權鎮壓四海温素有心深以為然遂與之定議伊霍事注前

○十一月温自廣陵詣建康宣太后令廢帝為東海王以會稽王昱統承皇極即皇帝位温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温遙拜温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於是詔進温丞相大司馬留京師輔政温固辭仍請還鎮姑熟姑熟古郡名

○十二月大司馬温奏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乃封海西

縣公温威探内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

壬申二年未建元七月帝崩太子即皇帝位

○八月秦以王猛為丞相猛為相堅端拱於上百官總已於下電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彊戰無不克秦國大治

烈宗孝武皇帝諱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在位二十四

年為一統壽二十三卒隆平陵按謚法剛強

直理曰

癸酉守尸元九二月大司馬温奏制詔史部尚書

謝安侍中王_坦之迎_{新亭}且時都下人情恟恟或云欲誅王謝因_八晉空_坦之甚懼_色下_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官_皆首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有位望者皆戰懼_生名_坦之流汗沾衣側執手板安從容就席笑語移日郗超常為溫謀主安與坦之見溫溫使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太子幼弱外有疆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_懼致堂胡氏曰晉室取虛名之士不旋踵至卿相如庾元規殷深源之徒敗國殄民死不償責世因謂取士勿取虛名而愚非之且二代之王猶必无其人聞故君子欲

早有譽於天下中庸取之士在窮約中若無美名人何從而知在上者不取矯激沽名者又必詢事考言明試以功則莫能眩矣殷浩聞桓溫至武昌則大懼欲去位以避之聞桓溫欲處以尚書令則大喜亟作書以謝之其情致卑鄙殊與虛名不類後此二十年溫勢益疆心益肆擅廢立之威而窺覷神器朝士惕息之態當什百於深源之時而安之視溫如敵已然意象安閑不為少懾從容談笑而溫氣自沮如擾龍馴虎者安之初亦以虛名取也其德度才器乃爾故人在覈實而已矣

○三月溫有疾還姑熟溫以世子熙才弱使弟冲領其衆

俄頃薨冲稱温遺命以少子玄為嗣時方五歲襲封南郡公冲既代温居任盡忠王室或勸冲誅除時望專執時權冲不從

○秦兵入寇梁益遂取成都

梁益注前

甲戌二年秦建元十年二月詔謝安總中書安好聲律暮功之

慄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王坦之屢以書苦諫

之曰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安不能從期功謂有周暮大功

乙亥三年秦建元十一年六月秦清河武侯王猛寢疾上疏曰伏

惟陛下威烈震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

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

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

伏惟陛下追縱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七月堅親

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

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羗我之讎敵

終為人患宜漸除之言終而卒堅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

吾平壹六合耶何奪吾景畧之速也

景畧猛字

史臣曰按綱目書法凡仕夷者皆以死書而猛獨書卒

何原其心也猛負高世之資生亂離之世不得已而仕

秦其心蓋惓惓然以中國生靈為念觀其臨終秦主訪

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

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噫所謂正朔相承一言其深明
華夷之分識順逆之理也歟表而出之以為不幸而仕
夷者之法然既予之而不書其官何不書秦官以見仕
夷非其得已也

丙子太元元年秦建元十二年○是歲涼代皆亡僭國一五月涼公張天錫荒

於酒色不親庶務人情憤怨秦王堅遣荀萇姚萇將兵滅

之涼州郡縣悉降○十月秦王堅遣唐公洛將兵十萬擊

代代王什翼犍奔陰山之北部衆逃潰國中其孫珪

尚幼珪母賀氏以珪走依賀訥堅分代民為二部使劉庫

仁劉衛辰統之

丁丑二年秦建元十一年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為憂詔求文武良

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郗超聞之歎曰

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

西山真氏曰夫採玉必於山求珠必於淵而求士必於

國立功必於賢但人多以私意累之於讎則棄於親則

嫌安也有見乎此而以玄應詔昔者晉祁奚舉其子祁

午狄仁傑舉其子光嗣亦知脫然俗見之外若趙充國

於帝求取名將而曰無踰老臣夫豈計較以赴功名之

會投立功之機而忌以靖邊之烈分於人哉亦真見邊

事多艱而不可以白面書生當之耳是則予論之曰奚

也。不知有子，但知有晉傑也。不知有子，但知有唐趙充國。不知有已，但知有漢安也。亦但知却秦難，局計兄之子哉！其用心之公一也。

已卯四年秦建元十五年謝安為宰相，秦人屢入寇，邊兵失利，衆心危懼。安每鎮之以和靜，其為政務舉大綱，不為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其文雅過之。

屏山劉氏曰：王導當播遷之後，輔相四世，平王敦之難，梟蘇峻之首，謝安當粗安之時，歷仕一朝，從容以消桓溫之心，談笑以折符秦之寇。二人功業略相當也。然導簡素寡慾，而安於朞功之喪，不廢絲竹，導能因事就功。

而安於海內之廢，不能扶持，時人謂過之。吾不知其為何如也。

壬午七年

秦建元十八年

秦王堅會群臣于太極殿，議曰：自吾承

業垂三十載，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略計吾

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權翼曰：晉雖

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

也。石越曰：今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

民為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

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且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

於心，爾陽平公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

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晉未可滅昭
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
此陛下寵育鮮卑羗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讎太子
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
腋不可悔也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
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融又諫曰國家本戎狄也正
朔朝會不歸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
之堅曰帝王曆數豈有常耶汝不達變通爾陽平晉魏郡
名今大名府

肘陟柳反臂節也腋
夷益反胎也在肘後

癸未八年秦建元七月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八月堅

遣陽平公融督後將軍張蚝冠軍將軍慕容垂等步騎二
十五萬為前鋒以兖州刺史姚萇為龍驤將軍慕容楷慕
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
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
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詔以謝石謝玄帥
衆八萬拒之秦兵至潁口兵既盛都下震恐玄入問計於
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
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與玄圍碁賭墅安
碁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遊陟至
夜乃還墅承與反田廬也陟
登也遊山登高也

致堂胡氏曰死生驚懼不入乎胸中者聖人誠之也君子明之也英雄豪傑之人輕之也悍勇愚猛之人宜之也符堅南伐以秦臨晉何啻泰山之於一卵哉人人喘恐安石獨否所謂明之者也安石何明乎晉室雖微正朔所在君不失道人心所歸將相調和士卒豫附加以長江之限主客殊勢以此待敵勝負已分又况符堅志驕氣盈貪欲無厭不思其本夷狄也方將臨跨江淮為石勒劉曜之事於理逆矣正使強弱相懸直當以宗社存亡為決此安石了了於方寸者所以處置優游靜而不擾歟史稱其矯情鎮物者夫惟言語可以脩飾而出之吾情與貌不可矯也矯情於內則貌形於外飾貌於外則情動於中不能相應也使安石而矯情則與玄暕墅棊必不勝玄宜勝而負安石宜負而勝安石之天定矣識者固知其必勝也

○桓冲深以根本為憂遣精銳三千入援京師謝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為防冲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

○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將軍梁成等帥

衆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融於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使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為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從序言

洛澗洛水之澗

○十一月謝玄遣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入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資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

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何謂弱也憚然始有懼色秦兵逼淝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少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

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
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呼
曰秦兵敗失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皆來奔堅中流矢
單騎走八公山在直隸鳳陽府壽州淝水之北淮水之南
漢時淮南王安與其賓客八公俱登此山學仙故
名今山有安故墓石上有人馬之跡
勃強也青岡在安豐軍去壽春近

李舜臣曰蜀漢之中古未有興王之迹也而漢高祖起
自南鄭以取關中樊鄧之間古未有中興之迹也而漢
光武起自南陽以定河北而况江東之地首起西陵尾
接東海其兵之犀銳足以破秦兵於鉅鹿其財之富厚
足以復唐祚於靈武然自吳以下國於江東者凡六朝

周喻有赤壁之勝祖逖有譙城之勝褚裒有彭城之勝
桓溫有壩上之勝謝玄有淝水之勝劉裕有關中之勝
劉彥之有淮南之勝蕭衍有義陽之勝陳慶之有洛陽
之勝吳明徹有淮南之勝此十其皆起江東之師以取
勝中原其剋敵制勝之功亦奇矣然終不能渡江而北
定中原以一天下此非江東之地便於守而不便於攻
盖江東之人知有江東而不知有天下也向使六朝君
臣素有并吞之志先定規模於未勝之前而進乘機會
於既勝之後則千乘萬騎起自江東而入中原盖可以
鞭撻四夷坐制六合誰謂江東之地土繇力薄而不足

以舉天下也哉。惟其平居暇日，初未常有進取之心，而預為必復中原之計。是以一旦欲乘機會，而倉皇失措，竟不能成混一之功。且符堅養兵於秦中，幾三十年，一旦驅之南下，欲以并吞吳會。顧謂大江之流，投鞭可斷。志則誇矣，而兵始一交，全師潰散，相與枕籍於淝水之中。晉之君臣，嘗試睥睨一世，此乾坤何等時也。挽吳江之水，以洗關河，嵩洛之腥穢，其不在茲時耶。柰何徘徊於兗豫之間，竟不能過關踰鄴，以圖混一。而乃今日運米於枋頭，以濟胡丕之飢。明日率軍於關陝，以為符堅之助。夫淮肥百萬，志欲何為。幸其天敗糧盡，力困不奮。

兵以勦除之，乃舉國之大讎，付之相忘之域，豈不深可惜哉。

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餘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秦王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若氏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

張氏曰：天理之在人心，有生者同耳。是故恩怨報施，未嘗無也。燕慕容垂避于秦，秦主苻堅樂受而任之，感恩當何如。但秦遂滅燕，則垂之心，必有戚戚然者。蓋嘗不

忘燕也。後符堅敗於伐晉，有勸垂因此可以除堅，復燕祚。語事幾亦宜。垂則不肯曰：彼赤心投我，昔日又復恩我，何害之？如氏運方窮，吾當懷集關東，復先業耳。垂親黨多勸殺堅，垂皆不聽。夫不肯害堅者，非自失也。正以報前日郊迎執手之德，堅於喪敗時得不害，亦足報矣。何以使垂終無復燕之心哉？吾故未易敢短垂也。

○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碁，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碁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履齒之折。○秦王堅收集離散，北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儀物軍容粗備。○慕容垂言於堅曰：

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輒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安集之。因過謁陵廟，堅許之。權翼諫曰：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以固根本。垂勇略過人，世家東夏，顧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鷄則附人，每聞風颺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况萬乘乎？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秦乞伏國仁反於隴西，衆至十餘萬。○慕容垂至安陽，長樂公丕館垂於鄴，西垂潛與燕之故

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起兵叛秦王堅驛書使垂將兵

討之安陽晉縣名屬鄴郡今河南彰德府長樂晉郡名今為冀州丕秦王符堅之子封長樂公

甲申九年秦建元十一年燕世祖慕容垂元年後秦太祖姚長白雀元年舊大國一新大國二〇凡三僭

國正月慕容垂自稱燕王遣田山如鄴告慕容農等使起

兵相應以弟德為車騎大將軍封范陽王帥眾二十餘萬

長驅向鄴慕容農起兵於列人眾至數萬長樂公丕使石

越將兵討之農大敗秦兵斬越於是人情騷動盜賊群起

垂至鄴農引兵會之進攻鄴丕退守中城〇秦北地長史

慕容泓聞燕王垂攻鄴引兵會之進攻鄴亡奔關東收集

鮮卑眾至數千還屯華陰〇平陽太守慕容冲亦起兵於

平陽有眾二萬〇秦將姚萇起兵於北地自稱後秦王〇

秦竇衝擊慕容冲于河東大破之冲奔慕容泓泓眾至十

餘萬進向長安六月泓謀臣高蓋殺泓立冲為皇太弟承

制行事置百官〇八月燕兵圍秦長樂公丕於鄴鄴中芻

糧俱盡削松木飼馬燕主垂謂諸將曰符丕窮寇必無降

理不如退屯新城開丕西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乃

解圍趨新城〇太保安奏請乘符氏傾敗開拓中原以謝

玄桓石虔等伐秦河南城堡皆來歸附謝玄遣晉陵太守

滕恬之渡河據黎陽〇燕主垂復引兵圍鄴丕進退路窮

會謝玄遣劉牢之等據碣磈滑臺丕請救於玄玄乃遣劉

牢之率眾二萬救鄴不告飢玄水陸運米二千斛以饋之

晉陵晉郡名今為常州府直隸京師黎陽漢縣名今為濬縣屬直隸大名府碭日勞反碭五勞反碭城名今濟州

是也滑臺春秋鄭之廩延邑後魏置東郡又改滑州

乙酉十年秦王符丕天安元年燕二年後秦白雀二年〇西燕主慕容冲更始元年〇西秦王乞伏國仁

建義元年〇舊大國三新大國一小國一凡五僭國正月慕容冲即帝位於阿房是為

西燕阿房城在雍州〇四月劉牢之至鄴燕主垂邀擊大破之坐軍

敗徵還〇五月西燕主冲攻長安秦主堅身自督戰飛矢

滿體流血淋漓冲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

里無煙堅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乃留太子丕

守長安遂出奔五將山後秦王苻萇遣驍騎將軍吳忠帥騎

圍之秦兵皆散走堅神色自若坐而待之俄而忠至執之

送詣新平幽於別室萇遣人縊堅於新平佛寺五將山在陝西鳳翔

有岐山縣新平漢縣名魏晉因之今為邠州屬西安府

温公曰論者皆以為秦王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

故也臣獨以為不然許邵謂魏武帝治世之能臣亂世

之姦雄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烏

能為亂哉堅之所以亡由驟勝而驕故也魏文侯問李

克吳之所以亡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

福也何故亡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似之

歷年圖曰符氏之疆也氏羗之屬無不內徙而為臣一朝失馭而角立為患理固然也符洪徘徊枋頭有虎據中原之志以健為不肖然猶西取關中并姚襄却桓温遂疆其國堅以雄才英略加之慈惠忠信舉王猛於布衣任之以政勲舊不能離親戚不敢妬非至明能如是乎故能吞疆燕舉河西兼巴蜀包漢沔俘索頭屠龜茲奄有天下十分之九五胡之盛未有如堅者也觀其舉百萬之衆以攻晉先為之除宮築第以待其君臣意以為羅中之禽往無不獲也及一戰而敗遂顛沛不振昔之俘囚降虜皆起而為敵數月之間寇讐徧於四方戎

馬塞於郊甸以至身死人手子孫殄滅何哉論者皆咎堅寵信氏羗與鮮卑輕於伐晉彼皆睹其迹而言之未達其本也要之堅持其強大易而無備此其所以敗亡也夫

太保安薨以琅邪王道子錄尚書事○長樂公不在鄴將西赴長安入至晉陽始知長安不守堅已死乃發喪即皇帝位○十二月燕王垂始定都中山即皇帝位

中山漢郡名後改為

國今為定州

○吕光自稱涼州刺史○乞伏國仁自稱秦河二州牧

國仁隴西鮮卑人其上世如弗斯驍勇善騎射諸部推為統主號乞伏可汗傳子至裔統司繁為符堅將王維所襲

部眾叛降於統司繁亦衛統降堅署為兩單于留之長安
司繁死國仁代之秦河二州名秦州今禹鞏昌府河州衛
軍民指
揮使司

丙戌十一年秦王符登太初元年燕建興元年後秦建初元年西燕主慕容永中興元年○魏太祖道

武帝拓跋珪登國元年○涼王呂光大安元年○舊大國四小國一新大國一小國一凡七僭國正月拓跋

珪大會於牛川即代王位○西燕左將軍西延殺燕主冲

立冲將段隨為燕王慕容永襲段隨破之帥鮮卑男女去

長安而東眾推永為河東主於是長安空虛○四月後秦

王萇自安定入長安即皇帝位國號大秦立子興為皇太

子○九月西燕慕容永擊秦王丕於鄴殺之永遂進據長

子即皇帝位○十一月秦南安王登發喪行服乃為壇於

隴東即皇帝位登丕之子也隴東後魏之郡名今為隴州屬陝西

丁亥十二年秦太初二年秦建初二年魏登國二年後拓跋珪改稱魏

王

戊子十三年秦太初三年燕建興二年後秦建初三年魏登國三年○西秦王乞伏乾歸太初元年

呂光即三河王位三河王謂河南河內三郡之王也

已丑十四年秦太初四年燕建興四年後秦建初四年魏登國四年○涼麟嘉元年初帝既親政

事威權已出有人主之量既而溺於酒色委事於琅邪王

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酣歌為事又崇尚浮屠窮奢

極貴左右近習爭弄權柄交通請托賄賂公行官賞濫雜

刑獄謬亂

致堂胡氏曰人臣之致身非一義也非元勳宗臣則不當事幼主蔡謨是也有經濟之才則必事初政孔明是也已見其君之賢而願事焉則可進第五倫是也君已長矣而不足事則其於退管寧是也斥逐非其罪君悟而謝之則不當去夏侯勝是也無罪而被譴君初無悔心而召之則不當出張昭是也違是則皆冒利而蹈患者也謝安石出輔幼君必請母后臨朝者以事自嫌也帝既親政則德之成否責在安矣威權自己有人君之量則可與為上矣安宜博選名儒日侍講讀以二帝三王之道論思獻納又擇剛直敢言之士責以諫諍陳自

古亂亡之戒糾繆而弭違如王國寶者以義斷恩聲罪而逐之會稽王雖與帝手足之親但當優以寵祿不使干預政事至於僧尼左道一切屏遠以清朝廷正綱紀則帝雖欲荒昏惑溺其道無從矣魏晉以來以智詐威力取天下無教導太子之法若聽其自然無不賢達者安石雖一代偉人於此道亦未免乎滅裂而鹵莽也故雖建功靖難而主德下衰國勢日削此後覺有志之士所宜知也

壬辰十七年

秦太初七燕建興七年後

南郡公桓玄負其才

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

後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遂棄官歸。

義興，晉之郡名，今為宜興縣，屬宜隸，常州府。

致堂胡氏曰：桓溫謀逆未成而死，是時謝安當國，以桓氏族大而幼子克矯其兄之惡，竭忠王室，所以存沒光寵而威刑不加，史固以譏晉政之無章矣。靈寶，孽子，志趣不常，既不可廢其才用，又不可助其氣勢，所以處之使無失富貴斯已矣。而畀之小郡，生其怏怏，以致搖動藩鎮，資假兵力，遂成大亂。晉隨以亡，皆由武帝道子沈酒荒急，不以事幾為意，然則非玄能亡晉，晉實自亡耳。

癸巳十八年

秦太初八，燕建興八，秦建初八，魏登國八年。

後十二月，後秦主苻萇卒。

太子興即位

壬午十九年

秦王符崇延初元，燕建興九，後秦主姚興皇初元，魏登國九年。○是歲秦及西燕亡。

小二凡五僭國秦主登聞後秦姚萇卒，盡眾而東。後秦主興自安

定如涇陽，與登戰于山南，執登殺之。秦太子崇奔湟中，即皇帝位。○十月，崇為涼主，乾歸所殺，乾歸於是盡有隴西

之地，自稱西秦王。○燕主垂攻西燕，執西燕主，永斬之。

乙未二十年

燕建興十年，秦皇初二年，魏登國十年。

魏主珪叛燕，侵逼附塞

諸部。五月，燕王垂遣太子寶、遼西王農、趙王麟帥眾八萬伐魏。珪縱兵擊之，燕兵死者以萬數。太子寶等皆單騎，僅

免。

丙申二十一年

燕王慕容寶永康元年秦皇初三

四月燕主

垂卒太子寶即位○六月三河王呂光即天王位國號大

凉以世子紹為太子○魏群臣勸魏王珪稱尊號珪始建

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改元皇始○九月帝崩

史臣曰前史稱不有廢也君何以興若乃天挺惟神光

膺嗣位邁油雲而驤首濟沉川而能躍少康一旅之衆

所以闡帝圖成湯七十之基所以興王業靜河海於既

泄補穹圖於已察事異於斯則弗白也簡皇以虛白之

資在屯如之會政由桓氏祭則寡人太宗晏駕寧康篡

業天誘其衷姦臣自隕于時西踰劔岫而跨靈山北振

長河而臨清洛荆吳戰旅嘯屯成雲名賢間出舊德斯

在謝安可以鎮雅俗處之足以正紀綱桓冲之夙夜王

家謝玄之善斷軍事于時上天乃眷疆氏自泯五尺童

子振袂臨江思所以掛旆天山封泥函谷而條綱弗垂

威恩罕樹道子荒乎朝政國寶彙以小人拜授之榮切

非天旨鬻刑之貨自走權門毒賦年滋愁民歲廣是以

聞人許榮馳書詣闕烈宗知其抗直而惡聞逆耳肆一

醉於崇朝飛千觴於長夜雖復昌明表夢安聽神言而

金行頽弛抑亦人事語曰大國之政未陵夷小邦之亂

已傾覆屬符堅百六之秋棄淝水之衆帝號為武不亦

萬壽

優哉

贊曰君若綴旒道非交泰簡皇疑寂不貽伊害孝武登門姦雄自消燕之擊路鄭叔分鏡倡臨帝席酒勸天妖金風不競人事先凋

致堂胡氏曰道子不討弒君之賊亦豈昏荒之故哉嘗與帝有隙既未能忘無乃亦有意於干天位耶使其忠存帝室登時推問執罪人而戮之建立琅邪王德文則晉祚靈長已亦休顯矣智不出此乃樹立不慧使大權歸已又私其子子復奪之以召藩鎮之亂身既廢徒國亦隨喪其未嘗聞霍子孟諸葛公之所為也

大惡特以嗜酒沉醉一言致禍禹惡旨酒周公作酒衛武公賦賓之初筵而中宗引觴覆之為末流之若此也

○魏王珪潛自晉陽開韓信故道自井陘趨中山自常山以東守宰或走或降諸郡皆附於魏惟中山鄴信都三城為燕守

安皇帝諱德字德宗孝武帝太子也在位二十年劉裕縊殺之壽三十七葬休平陵按謚法好和不爭曰安

丁酉隆安元年燕永康二秦皇初四魏皇始三年○南涼

爾元年○舊大國三西秦涼魏王珪自將圍中山中山饑

小國二新小國二凡七借國

甚慕容麟帥二萬餘人出據新市甲子晦魏王珪進軍攻

之太史令鼂崇曰不吉昔紂以甲子亡謂之疾日兵家忌

之珪曰紂以甲子亡武王不以甲子興乎崇無以對十月

甲戌珪與麟戰於義臺大破之麟遂奔鄴甲申魏克中山

麟至鄴復稱趙王新市縣名義臺在真定府

戊戌二年燕王慕容盛建平元秦皇初五魏天興元年。南燕王慕容德元年。舊大國三西秦涼南涼

北涼小國四新小國一凡八僭國正月慕容麟說范陽王德南徙滑臺魏

遂取鄴麟上尊號於德德用兄垂故事稱燕王慕容德年元明號也

子寶敗走德稱燕王即南燕也○燕主寶卒長樂王盛即皇帝位○十一

月魏王珪即皇帝位改元天興朝野皆喜加帽

已亥三年燕長樂元秦弘始元魏天興二年。魏主珪

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南燕王德引師

而南北鄙諸郡皆降之遂定都廣固○會稽世子元顯性

苛刻生殺任意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帥其黨殺上虞

令遂攻會稽於是會稽及東陽新安凡八郡人一時起兵

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時三吳承平日久民

不習戰故郡縣兵皆望風奔潰恩據會稽自稱征東將軍

表會稽王道子及世子元顯之罪請誅之○自帝即位以

來內外乖異石頭以南皆為荆江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

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

...

...

惟三吳而已及孫恩作亂八郡皆為恩有畿內諸縣盜賊處處逢起恩黨亦有潛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懼常懼竊發於是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將軍命徐州刺史謝琰兼督吳興義興軍事以討恩劉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十二月謝琰與牢之轉鬪而前所向輒克京口即今鎮江府

○初彭城劉裕勇捷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為業好樗蒲為鄉間所賤劉牢之擊孫恩引裕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覘賊遇賊數千人即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臨之欲下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賊皆

走裕所殺傷甚眾劉敬宣惟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歎息因進擊賊大破之斬獲千餘人○初恩聞八郡響應謂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至建康既而聞牢之引兵濟江恩驅男女二十餘萬口復逃入海島○殷仲堪恐桓玄跋扈乃與王佺期結婚為援玄引兵擊殺之玄克荆雍表求領荆江二州朝廷不能違○涼王光卒太子紹即位太原公纂殺之而即天王位纂

酒好獵隆安五年呂超殺之而立呂隆安帝元興二年降于秦涼遂滅

庚子四年燕長樂二秦弘始二魏天興三年○南燕建平元南涼王禿髮利鹿孤建和元年○西涼公李

嵩庚子元年○是歲西秦降秦舊大南燕王德即皇帝位

國三小國四新小國一凡八僭國

于廣固更名備德

辛丑五年

燕主慕容熙光始元秦弘始三魏天興四年○涼王呂隆神鼎元北涼王沮渠蒙遜永安元年

正月武威王利鹿孤稱西河王

利鹿孤以元興元年卒北弟緡擅立自稱南涼王北

涼王沮蒙遜殺涼王業自稱涼州牧○燕王盛卒熙即

位

壬寅元興元年

燕光始三秦弘始四魏天興五年以尚書

令元顯為驃騎大將軍討桓玄以劉牢之為前鋒譙王尚

之為後部玄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卞範之曰明公英

威振於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

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

窮蹙者乎玄從之玄至新亭元顯引兵欲還宮玄遣人拔

刀隨後大呼曰放仗軍人皆崩潰玄入京揔百揆斬元顯

及東海王彥璋譙王尚之等於建康市劉牢之北走至新

州縊而死道子等皆死自隆安以來中外之人厭於禍亂

及玄初至黜奸佞擢雋賢京師欣然冀得少安既而玄奢

豪縱逸政令無常朋黨互起陵侮朝廷裁損乘輿供奉之

具帝幾不免饑寒由是衆心失望

放仗謂呼令放棄兵仗也

○孫恩赴海死衆推恩妹夫盧循為主

癸卯二年

燕光始三秦弘始五魏天興六年九月冊命玄

為相國揔百揆封十郡為楚王加九錫○十二月玄即皇

帝位玄入建康宮登御座而床忽陷群臣失色殷仲文口
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辛亥玄遷帝於尋陽

甲辰三年燕光始四秦弘始劉裕從桓脩入朝玄謂王謐

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玄后劉氏有智鑑謂玄曰劉裕

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

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然後別議之爾

○裕與桓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復興晉室劉毅家於京

口亦與無忌謀討玄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

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遂與定

毅謀裕為下邳太守

○二月乙卯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眾得百餘人詰

旦京口城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居前徒眾隨之齊入即

斬桓脩以徇眾推裕為盟主玄憂懼特甚或曰劉裕等烏

合微弱勢必無成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

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擣蒲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

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擣蒲博戲也擣

○三月裕與劉毅等分為數隊並進裕以身先之將士皆

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縱火焚

之煙火燔天鼓譟之音震動京邑諸軍大潰玄帥親信數

千人走趨石頭裕入建康帥百官奉迎乘輿誅玄宗族在

建康者

燦甲逞反
火飛也

○裕始至建康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倉猝立定無不允愜裕遂託以心腹動止諮焉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雖欲釐整而科條繁密衆莫之從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不盈旬日風俗頓改

致堂胡氏曰乘大亂之後立良法行善政事半古人功必倍之劉裕不知書白武烈雖剛而文致未優第任一劉穆之隨方矯革而裕以身率之未及旬時百官以奉法禁百姓耳目為之一新况大有為者乎蠱壞之時犯難而往濟之治其壞而使之不蠱故蠱卦有元亨而天下治之義若時既蠱當為而不為又從而蠱之則必壞而後已觀裕之初其治蠱之功如是其易則知當為而不為以至於大壞者為可惜也

○四月劉毅何無忌等襲破尋陽城桓玄挾帝單舸西走入江陵遂斬之乘輿反正於江陵○魏王珪置六謂官準古六卿文官名多不用漢魏之舊倣上古龍官鳥官謂諸曹之使為鳧鴨取其飛之迅疾也謂候官伺察者為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餘皆類此

乙巳義熙元年燕光始五秦弘始七魏天賜二年○南三

月帝至建康以劉裕都督中外諸軍事四月裕還鎮京口

八月南燕王備德卒兄子超襲位

丁未三年秦弘始九魏天賜四年○燕主高雲正始元年

亡舊大國二凡八僭國初魏主珪滅劉衛辰其子勃勃奔秦

秦主興見而竒之使鎮朔方久之復叛秦自稱大夏天王

戊申四年秦弘始十魏天賜五年秃髮禿檀稱涼王

已酉五年秦弘始十三魏太宗拓跋嗣永興元年○燕王

南涼比涼南燕西涼燕夏小國六新小國凡九僭國劉裕抗表伐南燕帥舟師自

泮入泗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

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

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

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

君保之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

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

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進與燕兵戰

于臨朐燕眾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裕

乘勝逐北至廣固克其大城超收眾入保小城裕築長圍

守之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大峴山名

○魏清河王紹弒魏王珪齊王嗣聞變而出大臣翕然奉

迎嗣殺紹即皇帝位嗣珪之長子也是為太宗明元皇帝

庚戌六年秦弘始十二年魏末興二年○是歲南燕亡大一小六凡八僭國南燕尚書悅

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

裕忿廣固久不下欲阬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

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疆則附之既為君臣必須為之

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阬之使

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

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没人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

詣建康斬之夷平之也城隍外塹也

温公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橫驚虎噬中原

劉裕始以王師翦平東夏不於此際旌禮賢俊安撫疲

民宣愷悌之風滌殘穢之政使群士嚮風遺黎企踵而

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曾符姚之不如宜其

不能蕩壹四海成莫大之業豈非雖有智勇而無仁義

使之然哉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康循從之朝廷

急徵劉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書引兵還

以船載輜重自帥精銳步歸至山陽聞何無忌敗死慮京

邑失守卷甲兼行

致堂胡氏曰徐道覆為盧循畫策無不善者使循能用

之亦劉裕之勅敵也然道覆長於料敵而不能料主知
循不足與有為而強為之謀豈惟不能擇主亦不能處
已矣古人有言三折肱為良醫惟伐君為不可故曰師
必有名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殷仲堪楊佺期王恭桓玄
以誅君側為名猶不克濟試問道覆以盧循舉兵向闕
人之稱斯師也謂之何哉是時劉裕方匡晉室亦一時
之雄也道覆為之驅馳豈不什百於事循哉然則道覆
雖能謀善戰直一賊耳

○五月劉毅與循戰于桑落川毅兵大敗乙丑盧循至淮
口中外戒嚴裕謂將佐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

宜且迴避若回泊西岸此成擒爾十二月裕帥眾軍齊力

擊循循兵大敗走趨豫章收散卒徑還番禺番禺縣名今廣東廣州府

辛亥七年秦弘始十三年魏永興二年四月盧循奔交州刺史杜慧度

斬之送首建康

癸丑九年秦弘始十五年魏永興五年夏鳳翔元年夏王勃勃以叱干阿利領

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築都城於朔方水北黑水
之南阿利性巧而殘忍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

并築之勃勃以為忠委任之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

死者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入則斬甲匠由是器物皆精利

勃勃謂古人氏族無常改姓赫連氏叱昌歷反叱于代此覆姓也阿利其名

乙卯十一年秦弘始十七年正月秦王興卒太子泓即帝位

○三月太尉裕戒嚴將伐秦裕以劉穆之為左僕射入居東府總攝內外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堦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贍舉輻輳也凡輪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堦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牋書

於一轍以喻賓客皆來也

○八月丁巳裕發建康遣王鎮惡檀道濟沈田子等數道並進○九月王鎮惡檀道濟入秦境所向皆捷進逼洛陽克之

丁巳十三年秦永和二年○是歲秦亡大一西涼公李歆嘉興元年

月魏王嗣問於崔浩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對曰克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籍父兄之資修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北擒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向不同適足為寇敵之資爾願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

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七月辛丑裕至潼關秦王泓使姚弋守渭橋王鎮惡大破丕於渭橋泓兵不戰而潰單馬還宮癸亥將妻子群臣詣王鎮惡壘門降鎮惡撫慰號令嚴肅百姓安堵

稽古錄曰姚弋仲以西羌酋帥立於二石之朝以鯁直勇果著名而保其耆艾豈非忠信之福也襄才氣豪邁兼資文武有孫策之風然適晉不容攻秦見殺亦其命也義籍父兄之烈值符氏之衰鳴鼓中原醜類雲集

能報舊君之德乘其窮約而絀之其不仁甚矣興承父之志奄有關中涼夏諸豪靡不率服然處攻戰之世不能收羅英俊以治國訓兵而專率臣民譯經拜佛及泓繼世骨肉內離寇敵外侵遂亡其族雖泓器業之不省亦興貽謀之未遠也

致堂胡氏曰心無二用則思慮精而智術明中人以下亦足以自持心有二用則物欲重而智術蔽中人以上亦足以取敗方鎮惡之未入秦也身先士卒不避艱難何其持軍嚴厲志篤也旣克長安功無與二檢身律下以待裕至裕必有以處已矣乃意在貨寶竊取為藏以

磊落之才為攫金之行一何鄙歟功成而意滿財盛而氣昏向之嚴厲專精變而為驕怠貪鄙莫覺莫悟死於匹夫之手自古如此者多矣可不戒哉

○九月始太尉裕欲留長安經略西北而諸將士皆久役思歸會劉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遂決意東還乃以次子桂陽公義真為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義真時年十二以王鎮惡為司馬鎮惡功多由是南人皆忌之沈田子自以嶢柳之捷與鎮惡爭功不平裕將還田子及傅弘之屢言於裕曰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為不善正足自滅爾勿復言裕私謂

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群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

溫公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鎮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聞之使為亂也惜夫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艱難失之造次使豐鄙之都復輸寇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信哉

致堂胡氏曰劉裕真小人哉以關中人素重王猛而鎮惡其孫也故寵以龍驤之號畀以上將之符籍以威聲以及西土及得之則猜忌生焉既納田子譖言且謂之曰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是以南人自為一黨棄鎮

惡而不恤此何心歟義真年才十二既不能制御諸將而沈傳諸人權均力齊莫相統一是裕以辛勤得之而以猜忌失之蓋其心不在於有秦特欲立功於外以脇服於內遂其篡位之計耳仁義不施誠心不著專以權譎武力行之操心如此而欲建久長之基不亦遠哉前史以輕狡無行目裕蓋盡之矣

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捨此欲何之乎裕為之愍然慰諭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誠多諸君懷本之志今以思與文武

賢才共鎮此境勉與之居十二月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

汴渠以歸

十陵謂漢之長陵安陵霸陵陽陵茂陵平陵杜陵渭陵延陵義陵康陵也

○閏月夏王勃勃聞人尉裕東還大喜問王買德曰朕欲取關中卿試言其方略買德曰關中形勢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爾不暇復以中原為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勃勃乃使其子瓚帥騎二萬向長安勃勃自將大軍為後繼

戊午十四年

魏泰常三年夏昌武元年

正月夏赫連瓚至渭關中民降

之者屬路沈田子將兵拒之田子與王鎮惡素有相圖之志俱出北地以拒夏兵田子請鎮惡至傳弘之營計事田

子求屏人語使其宗人沈敬仁斬之弘之奔告劉義真義真與王脩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脩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弘之大破赫連瑣兵乃退○六月宋公裕始受相國九錫之命○十月夏主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絕裕聞之召義真東歸以朱齡石代鎮長安赫連瑣帥眾三萬追義真力戰連日晉兵大敗義真僅得免歸○十一月齡石奔潼關為人執送長安勃勃殺之勃勃即皇帝位于灊上

都統萬

統萬鎮名今為延安府屬陝西道夏主赫連勃勃築城於朔方郡北黑水之南曰朕方統一天下君

臨萬邦所築新城宜名統萬

○宋公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中書侍郎王

韶之與帝左右密謀弒帝而立琅邪王德文戊寅德文即帝位

致堂胡氏曰聞有憫人國亡扶而興之者矣未聞滅人之國而為己國者也聞有惻人世絕求而繼之者矣未聞絕人之世而昌己者也以仁言之則無惻隱以義言之則無羞惡以禮言之則無辭讓以智言之則無是非無是四者不可名之曰人而亂臣賊子冒利而行以成為功以得為能國隨以亡世隨以絕亦不顧也帝王既遠聖人之道衰上無遏惡揚善之人下無仗節死難之士遂使凶姦狡桀之徒相推相奉恣肆而無所忌此志

士仁人所以撫卷而太息也劉裕嘗自言曰我當橫尸
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以此激厲士氣遂破盧
循及西師攻秦又以司馬休之之徒為晉蠹患而秦收
之以為秦罪遂擒姚泓莫非仗義為己聲譽今而欲速
遂行弒逆取國如此而欲子孫永保用享是以天為茫
昧而無虧盈禍福之道也苟不以成敗得失論事一以
義理斷之則千古是非如指諸掌而知所去取矣

史臣曰安帝即位之辰鍾無妄之日道子元顯並傾朝
政主昏臣亂未有不至於亡者也雖有手握戎麾心
舊國迴首無良忽焉蕭散於是桓玄乘釁勢喻颺指

師咸泯隻馬徂遷是以宋高非典午之臣孫恩止金行
之寇若乃世遇顛覆則孝皇斯盛於越之民詎燻丹穴
會稽之侶寧歎人臣去黃屋而歸來灑丹書而不恨夫
五運攸革王微數盡猶高秋彫候理之自然觀其搖落
人有為之流漣者也

贊曰安承流洄大盜斯張恭乃寓命他人是網猶存周
赧始直懷王虛尊假號異術同亡

恭皇帝諱德文安帝同母弟也初封琅邪王及劉裕廢安
帝乃迎德文而立之在位二年裕廢為零陵王遂禪
以位裕尋弒之壽三十七葬中陵按謚法尊賢讓善

曰恭

己未元熙元年

魏恭帝四年夏真興元年

七月宋公裕進爵為王裕辭

致堂胡氏曰聖人制辭讓之禮本於人心非偽為也舜受堯之天下讓于德弗嗣及禪位于禹也禹拜稽首固辭自不情者觀焉謂聖人作偽與已等也如不曰作偽何以終受而不終辭也曾不以至公無我之心度之故不知聖人不自廣以狹人之意示臨利不苟從升高不苟受之法也小人無其誠而竊用其文非行之大過則處之不及未有能中節者且有功受賞聖王勵世之具亦為中人設耳寧不受者上也功逾於賞次也賞越於

功則不當受矣劉裕破孫恩殺盧循誅桓玄復晉室北伐南燕擒慕容超皆大功也受賞固宜而每每牢辭若不可奪者及取秦之舉初得雒京即諷朝廷加己九錫詔命既頒則又不受辭愈力而遷愈峻至於為王地已逼矣而矯讓之態居然如初夫心欲得之又諷而求之及與之復辭之古之人常以此惡夫飾偽而干名者裕素輕狡又不知書故安於行計謂可以籠罔世人不料人之視己如見肺肝也故君子惟誠之為貴耳

歷年圖曰晉室既衰中原雲擾戎狄腥羶之氣瀰漫河洛薰蒸岱華宮闕蕪沒陵廟隳焚元帝以宗室踈屬遜

居江表天下士民有思晉者皆裹糧而歸之國於荆揚
之間子孫相承不絕如綫獨明帝英武克清大憝不幸
享國不來自餘孱弱孤危外陵內叛寄命於虎狼之口
幾遇吞食者數矣然卒能保其位號宗廟血食百有餘
年何哉有玉導卞壺温嶠陶侃謝安謝幼度為之臣也
群賢既没而道子元顯之徒輔之敗亡不亦宜乎

右東西二晉合一百五十六年凡一十五帝

新刊憲臺攷正少微通鑑全卷之十一終

